

紅檔雜誌有關
中國交涉史料選譯

內部讀物



紅档杂志有关 中国交涉史料选譯

張蓉初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1957年·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新華書店內部發行組代售

1957年4月出版

印數：1—8,800 冊號：11002·114

每冊：1.10元

校對者：吳季之筆

弁 言

为了适应研究中国近代国际关系史的需要，有计划地选译各国已刊行的或已公开的档案资料，是目前一桩不容缓的工作。因此，这部译著的出版，我想是值得欢迎的。

本书是苏联出版的“红色档案”杂志中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交涉事件的档案资料的选译。“红色档案”杂志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学者在整理沙皇时代的档案的过程中随时发表重要资料或是资料性论文的一个期刊。因此它的体例和性质，不同于西方各国系统编印的外交档案专集，如法国的“法国外交文件”(D. D. F.)、德国的“德国外交文件”(D. G. P.)，也不同于苏联学者编印的“帝国时代的国际关系”。

本书所选各目，以全译为原则，因为每目各篇已经过精密的选择，不容再简。惟一的例外是“库罗巴特金日记”，因为日记中很多部分和中国没有关系。各篇中只有个别的编者原注，对中国读者没有用处，经删去。至于资料性的论文，虽也录有文件，但以与体例不合，均未译。因此本书虽名为“选译”，所译出的各目，本身都是完整的。

本书“中日战争”部分系将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同学们根据英译本的旧译稿，用俄文原本校改而成的。这一部分已收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七种中，为了完整起见，仍在这里印行。这都是应该在这里提到的。

G7A99101

我个人希望这部书的出版，只是我们系统地译印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外国档案资料的开始。

邵循正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一日，
历史第三所史料编辑室。

目 次

弁言

- 第一篇 有关中日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
文件…………… 1
- 第二篇 一八九七年德国侵占膠州……………73
- 第三篇 俄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最初步骤…………… 130
- 第四篇 关于收买中国大臣李鴻章
和張蔭桓的电稿…………… 203
- 第五篇 义和团起义…………… 213
- 第六篇 庫罗巴特金日記…………… 265
- 第七篇 辛亥革命…………… 325

第一篇

有关中日战争(一八九四— 一八九五年)文件

- 一 駐东京公使希特罗渥(Хитрово)致
駐朝鮮代办韋貝(К.И.Вебер)公函
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九日)
第五十号

我自私人方面秘密得来的消息，似乎有人在朝鮮准备一次严重的叛乱，朝鮮国王的父亲(大院君李昱应——校者)为其主謀；此次叛乱將于今夏爆發，至迟不过秋天；謀叛者的代理人現正在日本及中国購置武器，所購步槍四千支已积存在神奈川某处倉庫中；还买了輪船三艘，其中一艘据說已駛至日本，在該处招募日本与朝鮮船員；据称日本政府对此項陰謀毫不知悉；有若干日本人参与并縱容此事；朝鮮謀叛者向这些日人声言叛乱將对日本有利，但此乃欺騙而已，因为它仅对中国有利，而且受它接济；大院君正在資助此陰謀，这些錢一部份自中国得来，一部份出自他的私囊，虽然他的私囊已很枯竭；国王的父亲为筹添叛乱費用，向一位橫滨銀行家瓦克尔(Уокер)借款，并提出以其在朝鮮私有金矿作为抵押；据說瓦克尔不久即將派遣工程师前往矿区探测；叛乱起事地点猜想当在鉄島(Железный остров)，据說該处業已聚集各种叛乱用物，且已有若干日本募兵。

我虽通知你此項消息，但不能保証其正确性。

二 駐北京公使喀西尼(Кассини)致 外交大臣急件

一八九四年三月十日(二月二十六日)

第九号

最近来自朝鮮的情报明白地指出了弥漫朝鮮已相当时期的憤激情緒正在日益扩大其范围，我們駐汉城代办想必已將此通知閣下。去年十二月間，开城府發生了严重的騷乱，該地地方当局及城內日本居民为保全生命，被迫逃亡，以避免当地騷动人民的橫暴迫害。無力的朝鮮政府对于鎮压叛乱并没有多少办法，因而不得不和暴动者达成協議，并派新官代替被人民控訴其一切弊端的原有官員，根据各种征象，朝鮮人民的不滿以及其对于政府的敌視态度正波及全国，此事势必引起关心該半島动态的列强的注意。鑒于此，我謹向閣下附上一份由中国駐汉城商务代表袁世凱向李鴻章所作报告的譯文，这份报告系自極秘密方面得来。中国政府对一切有关朝鮮問題所严守的秘密，使这个文件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而这文件的真实性是無可怀疑的。朝鮮的騷动和暴乱显然使中国政府大为焦虑，他們很怕正在扩展的騷乱可能成为第三者进行干涉的借口。汉城日本代表最近命令天津日本領事向李鴻章試探其对朝鮮事件的意見，以及中国政府对目前意料中的叛变一旦在朝鮮發生时将采取的行动。但李鴻章回答領事时含糊其辞，說严重的騷乱万一發生，中国政府將采取必要步驟以保护在朝鮮的外国侨民，并說一俟海軍提督丁汝昌所率艦队从南方归来，

即將令其直駛朝鮮海面。然而因某種緣故，李鴻章總覺不便將其絕對坦白的意見告知領事，而據絕對可靠消息，我知道他已于三月一日(十三日)致電丁提督，令其速即駛往朝鮮海港，不得遲誤。這一事實初看似乎無關緊要，然而我認為它可以說明中日兩國在其對任何外國威脅朝鮮的問題上所獲致的協議，並不適用於朝鮮內部騷亂的問題上，而關於后者，中國政府保留其干涉的獨特權利。另一方面，日本在朝鮮有重大利益並有大量僑民住在朝鮮，我很懷疑它會對其直接影響其利益的事情保持漠不關心的旁觀態度，而自願委託中國政府保護這些利益。中日同盟間互相信賴的程度很難到此地步。

我們迄今尚無理由過份耽心在朝鮮半島上會在最近的將來發生驚人事件；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否認一件事實，即全朝鮮陷於沉重而日益增長的不安已有相當時日，這種不安極易轉為公開暴動，從而必然引起中國或日本的干涉。

我們當然不能置身局外。我國駐遠東外交代表與阿穆爾最高當局，對鄰國局勢的演變應較前更加注意，以免在形勢轉向對我們不利時感到手足無措。

喀西尼

附 中國駐漢城商務代表致直隸 總督之秘密報告(譯文)

一八九四年三月八日(二月二十四日)

元月中旬曾致中堂一函，想已達台端矣。函中述及韓國亂事，茲所加述者，惟目下對鎮壓亂事仍無特殊辦法一語耳。職據密報，知韓國之官府中人与富商大賈現正密謀，欲

有所动作，究其目的为欲镇压暴动乎抑为阴谋新乱事乎，则目下尚难确言也。

倭人已派艦来此保护其商家与居民，我国商民居此者亦不在少数，皆人怀忧虑而不自安。邇来呈文职署要求保护商务者紛至沓来。而目下停泊朝鮮海面之我艦只小艦一艘，势难东西兼顧。惜全部北洋艦队現皆南巡，何时北归，想中堂必有确悉也。可否电令丁汝昌提督迅速北返，或直航朝鮮，停泊此間以保护我臣民？

前者曾接得仁川領事刘延年（？——校者）之私函，彼处亦渴望救助。为此呈請中堂速以对此处理机宜函示。

袁世凱

（“国聞周報”第十一卷第二十九期所載譯文。）

三 駐汉城代办电^①

一八九四年六月一日（五月二十日）

南朝鮮的騷动突告严重，中国可能加以干涉。如能派战艦一艘来此以观局势發展，于事当有裨益^②。

章 貝

四 駐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

一八九四年六月五日（五月二十四日）

我在三月十日第九号急件^③中所焦虑者，不幸已成为

① 原稿标有經亞历山大三世御閱号。

② 最后一句下划有紅鉛筆綫。下面有亞历山大三世御批：“轉送海軍代理大臣”。

③ 参看第二号稿。

事实。来自朝鮮的消息無疑地使人感到局势之严重。暴动主要地区系在全罗道。汉城派出的政府军队已被击败，天津方面情报指出，朝鮮政府已向中国求援，中国方面無疑將予以援助。根据可靠情报，中国業已派出一千五百名士兵。日本政府方面也必將立即采取措施以保护其在朝鮮的利益。在此类情况下，韋貝未必能够前来北京。本人虽病痛在身，唯鄙意在此时接受沙皇所賜假期，殊屬不宜，閣下認為必要时，我願至迟留此至八月中旬。謹候閣下訓令。

喀西尼

**五 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克卜尼斯特 (Капнист)
致汉城公使館参贊电**

一八九四年六月八日(五月二十七日)

第五十二号

五月二十日电报已收到^①。

“朝鮮人”号炮艇正离此駛往仁川。請告我混乱的严重程度。

克卜尼斯特

六 駐东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

一八九四年六月八日(五月二十七日)

据外务大臣証实，由于中国派兵鎮压朝鮮暴动，日本政

^① 参看第三号稿。

府根据天津条約^①已紧急派遣一支一千五百人的队伍，前往保护日本公使館及其侨民。日本海軍正在朝鮮沿海集中。日本駐朝鮮公使^②昨日乘軍艦离橫須賀(原文作Екока，疑系Июосука之誤——校者)前往汉城，随行者有外务省顧問本野先生以及由一軍官所率之二十名警士。謠傳英国艦队在巨文島港备有一个月的給养。惟我未从章貝处获得情报。

希特罗渥

七 駐东京公使致外交大臣急件

一八九四年六月八日(五月二十七日)

第三十一号

正当此間生活平靜之际，朝鮮問題在極东政治局勢中忽又提高至首要地位。这一迫切問題的驟然發生，足以招致最为严重及最不可逆料的糾紛，因此，凡与此迫切問題有关之事，均具有特殊重要性質。我因职责所在，故于昨日^③將此間情事以詳細密电报告閣下。

① 此系指一八八六年四月十八日李鴻章与伊藤关于中日兩國軍隊撤离朝鮮所訂中日天津条約。基本上条約归結如下：“議定中国撤駐朝鮮之兵，日本撤在朝鮮护衛使館之兵弁，自画押盖印之日起，以四个月为期，限內各行尽数撤回，以免兩國有滋端之虞……

兩國均允劝朝鮮国王教練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嗣后中日兩國均勿派員在朝鮮教練。

將來朝鮮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行撤回，不再留防。”

② 大島。

③ 前外交部档案內有希特罗渥此号电报的副本，日期为六月八日(五月二十七日)；参看第六号稿。

关于朝鮮去年即已爆發的所謂东学党暴动事件，此地報紙續有惊人消息發表，并使輿論激动。然而据我們駐汉城代办三月十日(二十二日)致閣下的第四十二号报告^①寄我的副本看来，可以得到結論，多数消息未免过于夸大，至少当时在朝鮮并無严重的顧慮，我虽也随时密切注意本地報紙所載朝鮮消息，但我对其消息非常細心和謹慎。此后，我未曾从四等文官章貝处获得任何情报。我由駐北京公使来电获悉，他也未曾自帝国駐朝鮮公使館接到直接消息。

此数日中，即一星期前，朝鮮消息开始日益惊人。叛乱的东学党已数以万計，据说此次叛乱深得百姓同情，并正在急速增長，由一省扩及他省；叛乱者且已威胁汉城，派去鎮压的軍隊在各处均遭慘敗。此后，聞朝鮮政府已向中国政府乞援；李鴻章正派兵至朝鮮鎮压暴动；日本亦正在派遣軍隊前往朝鮮，并在橫須賀及广島加速运送軍隊上战艦的准备，所有此等事件，都与在此休假的日本駐华駐朝公使大鳥先生之突然匆匆离去在同时發生。三天前，大鳥乘“八重山”号巡洋艦离橫須賀前往汉城，隨行者有外务省顧問本野先生以及由一軍官所率之二十名警士。此等消息一經發表以后，內务大臣即下令严禁報紙登載任何有关朝鮮事件及軍事活动或軍事准备的消息。某些報紙因違反禁令而被迫停刊。

此等事实虽屬严重，但在未得日本外务大臣关于此等事实的解釋以前，我不能貿然作出报告。昨日我与陆奥先生長談一次，談后即將电报發出^②；如今，我因职责所在，觉

① 在前外交部档案中未發見此一文件。

② 參看第六号稿及第七号稿第六頁注^③。

得应將我与外务大臣談話經過作成詳細报告，呈交閣下审查。

陆奥先生称：他直至今日方能將所作决定向我詳細解釋；一星期前，此处开始获得惊人消息，知东学党进展極速，派去鎮压的三千朝鮮軍队全部敗北；三日前据北京日本代办来电称，朝鮮政府已向中国政府請求派兵鎮压暴动，而李鴻章已自大沽派遣一千五百名士兵，并自山海关派遣若干数量的軍队前往朝鮮；于时，日本政府亦决定同样派遣軍队前往朝鮮，并开始作必要准备，此項措施的实行到今日始向大众公布，因为已接到中国出兵朝鮮的官方照会。陆奥先生說明：根据一八八三年与朝鮮所訂条約，日本如認為必要，得在任何时候出兵朝鮮保护其侨民的安全，又依照中日天津条約^①規定，兩國中任何一国出兵朝鮮，必需知照另一国，目前中国已將是項通知送来。陆奥先生又說：“一俟中国出兵，日本除采取同样行动外，別無他策可取，故一切出兵事宜今已准备就緒。”同时陆奥先生又特別促使我注意，在目下情形中，中日出兵朝鮮的目的各不相同；中国軍队派往朝鮮是为鎮压叛乱，而日本軍队，据日本外务大臣保証，是純为保护侨居朝鮮的日本居民以及日本公使館与領事館人員的生命及财产。陆奥先生說明，在朝鮮的日本侨民有二万人之多，他們大部份从事商業，并为商業而在朝鮮內地游历。

对于我所提关于目前日本派往朝鮮軍队的数目問題，他回答时含糊其辞，对我解釋道，天津条約中并未規定中日派遣軍队的数目。

^① 参看第六号稿第六頁注^①。

此后，陆奥先生又詳述現時东学党暴动的性質，并告我关于这一事件的动人細节。毫無疑問，叛乱的發生首先是由于行政腐敗，賦稅过重，以及貪婪官吏的濫施虐政，目無法紀。目下的叛乱，除这些可以使它成功的原因之外，显然还有一些使它具有特別意义的宗教背景。朝鮮有一种傳説，这种傳説系根据中国經典中含糊的預言而来。据傳现在的李氏王朝在执政四、五百年后將被一个姓崔（？——校者）的人推翻。据説今日东学党运动的首領是一位十五岁的青年，他正是姓崔。关于这位神秘青年，民間傳布着各种奇談，把他視為天生的神童。这些故事在極度迷信的朝鮮，自具有極大社会的和道德的影响。此外，暴动諸首領并善于借公布的告示，取得被压迫及被奴役人民的愛戴，首領在告示中严禁部下对百姓有任何橫暴行为，禁止搶劫与勒索，且告誡只能对抗官員，避免無謂流血牺牲，并应尊重私有财产。这些告示的执行程度如何，尚不得而知，但由告示中的行文看来，东学党运动諸首領乃頗有教养之人士，而非目不識丁的暴徒。运动紀律似甚严明。但是此一运动基本上以排外为原則，至少目前是如此；据陆奥先生的意見，这一点無关系紧要。陆奥先生又說，“在我等国家中，事情开始是如此，結果却全然不同。”他説，“以我自己为例，二十五年以前，我亲自参与叛乱行列，反对外人进入日本，但如今你可見其后果如何。”

在我們的長談中，陆奥先生并不对我隱瞞他的憂慮，鑒于中日兩國間目前存在的敌对状态，在朝鮮的兩國軍队將可能同时采取行动。誠然，陆奥先生虽言日本軍队派往朝鮮目的仅在保护公使館与日本侨民，但人們很难相信，在朝鮮的日軍对于每一个日本人所真誠同情的暴动与中国对

此运动的血腥镇压会完全保持中立。不久以前，上海發生的暗杀朝鮮侨民金玉均事件与东京發生的企圖暗杀另一朝鮮侨民朴泳孝事件，即曾从新燃起日本人民对中朝兩國政府的多年仇恨的火燄。金玉均生前在日本即已享有相当盛名，現在則变成了傳說中的英雄。据說，他的亲戚們，尤其是他的弟弟在东学党运动中都充当主要角色。此外在朝鮮及日本民間流傳着一段神話，据說受害者金氏的神灵在暴动者中間出現，并指揮着他們迄今無敌的大軍。在此种情况下，并由于亘古以来即存在于中日間的相互仇視，駐朝鮮的兩國軍隊似乎很可能偶然以極細微的事故为借口而發生流血冲突。陆奥先生承認，此种恐惧自有其根据，他甚至向我直言：他向中国公使特別坚持，北京与东京应严令中日軍隊互相尊重。

再者，日本政府忧心朝鮮暴动者可能与中國軍隊發生冲突，因为中國軍隊無論如何不会滿足于对暴动的镇压与平定，而可能企圖留駐朝鮮并控制朝鮮。陆奥先生公开向我表示此种憂慮說：“鑒于此，我国能不派兵至朝鮮監視中国的行动嗎？”

最后日本外务大臣告我称：他已电知所有駐外国日本代表，如遇詢問，均应答以：日本派遣軍隊前往朝鮮，目的純为保护日本侨民以及公使館和領事館的安全。

既已將以上事实呈請閣下审查，暫時我將不作任何闡釋。帝国外交部鑒于可能的糾紛以及我国的东疆与朝鮮、日本及中国滿洲領土相毗鄰的位置，自当注意以上事实的重要性。

希特罗渥

八 駐东京公使致外交大臣急件

一八九四年六月八日(五月二十七日)

第三十二号

在昨日給閣下的密电中^①，我曾順便提及在巨文島儲有足供全部英国太平洋艦队三个月用的給养。自然我不能担保此項情报的确实性，但它系由可靠的各方面傳來。我駐長崎領事曾获得同样情报，我正希望由他那里探知詳情。今日此間法国代办告我称，他从目前停泊于朝鮮領海的法国艦队將領处也获得此一消息。呂班(Dubail)告我，他从駐天津法国軍事代表处收到一封电报，謂李鴻章已由大沽和山海关派遣士兵共三千人前往朝鮮。据此間法国軍事代表称：日人已于广島集中四千人准备开赴朝鮮。但是否全部前往尙不得而知。日本政府似乎須待获得中国已派遣与行將派遣部队数目的确鑿情报之后，始能适当决定其派遣軍的数目。

或者此即日本外务大臣在回答有关日本出兵朝鮮的数目問題时，所以含糊其辞的原因。

希特罗渥

九 駐东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

一八九四年六月九日(五月二十八日)

謠傳日人正派遣兵士四千，他們小心地隱瞞着真实的

① 參看第六号稿及第七号稿第六頁注③。